

晤中，有一次我提到委員長的長公子，並表示，極願知其下落，如能代為查詢，感激之至。他認為很困難，不過他答應試一試。

民國二十六年的一天晚上，當我和部屬們閒談時，有人報告有客來訪，但在未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刻告訴我他就是蔣經國，我很高興，在我未來得及問他計劃和意圖前，他說：「你認為我爸爸希望我回國嗎？」我告訴他，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他說他沒有護照，沒有錢。我請他不必擔心，我會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說：他已與一位俄國小姐結

婚，而且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我肯定告訴他，委員長不會介意此事。接着他又問是否應該給委員長及夫人帶一些禮物。最後我幫他決定選了一套烏拉山黑色大理石製的桌上小擺飾品給委員長，一件波斯羊皮外套給夫人。」

### 漂泊北海一十二年

「幾天過後，他們夫婦到大使館來，和我共進晚餐。經國夫人是一位金髮美人，外表很嫺靜。……」

鄧文儀將軍是經國先生中山大學同學，鄧先

行返國，後又奉派赴俄；那時經國先生找到了鄧

，說他在西伯利亞地區下放了一個多月，沒吃沒穿的，希望都能協助他返國；鄧回國後即向層峯報告其心願，經國先生漂泊北海十二年後，終於得以回國，全心全力報效國家，造福同胞，直到七十九歲逝世之時為止。

最不為人所知的是，經國先生曾在民國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之間多次巡視滇緬遊擊區；當他首次到邊區時，軍機方在緊急用的臨時跑道上着陸，就有三架中共米格前來掃射，但他談笑自若，毫不畏懼，令左右大為嘆服。

# 永懷經國先生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

## 鮑亦榮

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音訊遠播，全民哀痛，舉國同悲。

經國先生自追隨先總統蔣公，獻身革命，前後達半個世紀，國家又正是內憂外患，交迫迫乘。以我半個世紀中親自體會凡是在最危險的地方，必然有經國先生在，凡是逢最艱難的政事，必然有經國先生挺，半生勞瘁，引起他身體衰退，任何人遇此情形，都該節省體力，以期延長生命。可是經國先生抱着救國救民的宏願，不惜把最後一分力量，最後一滴心血，貢獻給國家的前途，貢獻給人民的福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種犧牲的精誠，這種仁愛的襟懷，令人無限崇仰。

三十一年秋，我擔任臺灣省政府財政廳第一

科科長，為了大陳撤退事，晉見當時擔任國防部

總政治部主任之經國先生，初度聆受訓誨，他平易近人之風範，令人感佩。四十八年春，吾邑徐

學文先生在臺北松山空軍基地，為經國先生祝五十華誕，我們夫婦，也應邀參與，當時在座有趙

聚鈺、徐煥昇、王新衡、毛藏初等先生伉儷，經國先生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和藹可親。五十四

年，我調任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由

於吳董事長嵩慶先生，與經國先生相交甚睦，因

此在國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任內，時時

蒞臨唐榮公司，我也數度簡報，經國先生總是熱誠握手，親切嘉勉，這一股無比的力量，造成了唐榮公司轉虧為盈，起死回生，進而達成欣欣向榮的成果。我現在收集經國先生與我合影數幀，

陳諸案右，以供懷念。

夜讀經國先生六十九年親書「難忘的一年」

一書，抒寫七十生日感言，有一段話：「父親生前，時常訓勉我：『只要有利國家社會的建設，

有助於福國利民的事業，任何艱苦，都是試煉，任何責難，都是箴規，任何險阻，皆當在所不辭

。』多年來，我對國家，對社會，對人，對己，都是以此自信自勉，總期身體力行，無時或懈。

「這一段話，永遠長留人間，國人應當奉為圭臬。」

先總統蔣公中正時代，每逢大典，口號中可聽「總統萬歲」之歡呼，經國先生繼任，已聽不到「總統萬歲」之聲音，今天，我默默地呼喊「蔣總統經國先生萬歲」願您的典範，永垂後世。